

王皓舒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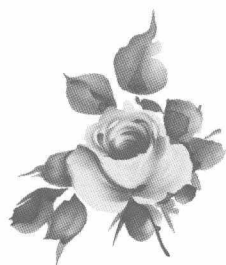
我们都寂寞

青春的落寞是青春内敛的光芒。
我们都曾落寞，而在蓦然回首的刹那，我们竟然觉得，我们的青春因为落寞才了无遗憾。
青春的叛逆，青春的温柔相待，让所有的时刻都是一种无瑕的美丽。

Shei de Qingchun Buceng Luomo

谁的青春不曾落寞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Shei de Qingchun Buceng Luomo

谁的青春不曾落寞

王皓舒 ◎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的青春不曾落寞 / 王皓舒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229-01642-5

I. ①谁…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8833 号

谁的青春不曾落寞

SHUIDE QINGCHUN BUCENG LUOMO

王皓舒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执行策划: 龙云飞 杨 玲

责任编辑: 陈建军

封面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蒋忠智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1.25 字数: 150 千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1642-5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静如安澜

1

我们都寂寞

3

道别

10

静如安澜

13

突围

23

繁琐空白

28

洛阳三夜

38

逃

48

薇甘菊

55

原谅

64

路口

67

围场中的精灵

77

天山，天山以北

79

围场中的精灵

82

斑斓一季	83
荒漠中的美德	85
阵痛	89
后来，再后来	91
阵痛	95
五分	106
现在，停止·往事，开始	116
玻璃	123
悬浮	133
七节十四行	135
悬浮	138
昨天	143
穿梭	144
我要告诉你爸爸	146

WE ALL ARE LONESOME

静如安澜

我魂飞魄散地从没有尽头的楼梯上往下走
静极了
我的塑胶拖鞋啪嗒啪嗒地响着
敲打着日光暗淡的正午

我们都寂寞

2003年1月3日

屏幕下方有一排淡绿色的数字，显示拍摄时间为2002年12月19日19点34分，那是一个极为平常的日子。从我的衣着来看，那天应该有些冷，淡粉色的外套素雅的纯色，将我的皮肤衬得白皙无比，冰冰的鼻尖一碰就能化掉；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头发的颜色很杂，被高高束起之后，只有小小一撮；纤瘦的脖子上环着细细的银链子，快要断掉的样子。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阴郁的小女人，但镜头中显然是一个心里打着死结的女子，骄傲，无力，常受委屈……这一切，都清清楚楚地写在脸上。我取下肩上暗红色的JEANSPORT书包，取出透明的玻璃杯，将已经泡得软烂的菊花倒掉，从竹制的罐中拈出几颗玫瑰花蕾丢进杯里，开水冲进去的时候，它们转了几个圈，就静静地浮在水面上了。我浅浅地陷在沙发里，开始看一部错过了很多集的电视剧，杯中水的颜色一点一点地变深……

这个镜头持续了很久，以至于我已经忘记了屏幕中的自己正在被偷窥，竟然，竟然进入了连续剧的情节里，直到屏幕变成彻彻底底的湛蓝色。

雷把这盒录像带给我的时候，俨然一个彻底的混蛋，但我还是接了过来，没有抬头，只是用肩膀挤开堵在我面前的雷。那是一瞬间的事，就在我即将离去的一瞬，我闻到了雷身上温烫而诱惑的气味，烘烤着我暴露在寒风中的皮肤。迅速走开的我把雷远远地甩在身后，枯色的长头发垂下来，遮住了我也许微红的脸庞，也遮住了我也许慌乱的眼神，时间在我面前慢了下来，我看着自己从前一秒跨进下一秒，身旁的棕榈也看着这个女孩从一个世界跨向另一个世界。我忽然间无比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我睁大了眼睛看着自己把冰冷的手指伸向密林中的蜂巢……不！我应该朝她大喊，我应该冲上去拉住她，我应该用恶劣的言语当众对她凌辱，好让那邪恶的念头永不翻身！

我把双腿平放在茶色的皮质沙发上，慢慢躺下。喉咙开始变得灼热，还有一点痛，脸庞烧烧的，浑身发冷，我裹紧身上的外套，闭上眼睛，头在沙发上寻找一个舒服的位置，快睡着的时候，我想起了第一次见雷时，那是怎样的一番情景……

大学一年级的新生，也还有许多背着双肩书包，春光灿烂着……那时的雷，就是这个样子吧……宴把他介绍给我的时候，就是在这间公寓的门口，雷露出白白的牙齿，一个劲地冲我点头，两只手上拎满了大大小小的购物袋，发梢已被汗水打湿，甚至，甚至还有点害羞的样子……



2003年1月4日

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很渴，但我只喝了一小口手边的矿泉水，想起身放点音乐，却想起音响早就坏掉了。我的索尼 DISCMAN 也被同学偷去砸掉了，学校里这两天反日情绪特别强烈，我看到自己心爱的东西被砸成碎片，一声都不敢吭，否则会有成群的人冲过来说，你不是中国人！在销毁一堆日本电子产品的时候，我看见那个叫太郎的日本留学生从旁边走过，低低地戴着帽子，双手沉沉地插在裤袋里，早早地去饭堂吃饭，听说前两天他心爱的吉他也被偷了……我又躺下了，很沮丧地呆在那里，雷的样子就一点一点地爬进我的世界……

在公寓里见过一面之后，不久他就单独约了我出去，没去什么有情调的地方，而是在略有吵闹的肯德基狠狠地吃了一顿，雷在每一根薯条上都涂上满满的番茄酱，大大咧咧地嚼着，和这个年纪那些愣头愣脑的傻小子没什么区别，那时他刚开始追宴。“听那些哥们儿说，追女生的重要一步就是要买通她的好友……”当雷把这些话丝毫不加掩饰地讲给我时，我一下就笑开了，心里面嘀咕着，像他这么傻的小孩，怎么谈恋爱呀！眼前的他还在连连说着，要我在宴面前多讲一点他的好话……当时的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如今的雷竟然把监视器装到我的家里来了。

云开门进来，我有些慵懒地躺在沙发上，眯着眼睛看着眼前这个高大沉稳的男人，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也被他骗了，他是不是也背着我对别的女孩子示爱。云觉察到了我眼中的疑惑，走过来，俯下身，吻我的眼睛，问我脸色怎么这么差？我勉强一笑说因为没有睡好，然后起身去整理凌乱的沙发，再次转过身来的时候，云竟然像变戏法一样将一盒温热的虾仁递到我面前，鲜香的味道尖尖地钻进我的鼻子，说实话我喜欢极了这种感觉，我需要像云这样有耐心又有恒心的男人常常变着法儿宠我，可以像顽童一样逗我开心，也可以像座山一样让我依靠，而他为我做的一切都应该是无缘无故、无欲无求的。云就是这样的男子，让我心甘情愿地把一切向他敞开，却不是像学姐传授的恋爱心得那样，时时防备着男人的种种把戏，从而保护好弱小无力的自己，而不是被他们保护或者遮蔽。想到这里，一个寒冷的念头从我们脑中闪过，雷和云，这两个男人几乎分享了我与宴所有的生活，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课程表，我们房间的钥匙，甚至我们心底的全部想法，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我们像两只伏在他们手心的蚂蚁，可以被他们温柔地呵护，也可以被他们轻而易举地捏死。

2003年1月5日

我醒来的时候，仍然在云的车里，白色轿车敞开的顶棚已经合上，耳旁呼呼地响着，我分不清是风声还是引擎的轰鸣，这些在白天可以忽略的声响，现在变成了夜的主题。云见我醒来，说刚好他也发困呢，让我跟他说说话，要不然一会儿他一走神儿，我俩都玩儿完了。

沉默了一会儿，我问：“你想听点什么？”

他的眉毛随着眼睛的睁大很猛地挑了一下，睡意朦胧的双眼一下子又恢复了神采：



“哦，就讲讲你的生活吧，关于你的，我都想听。”云的脸上浮过一丝男孩般的笑容。是的，我一直都陶醉在他那孩童般清澈温暖的气质里，却早就忘了他的的确确大我七岁，是一家很牛气的企业的市场部经理，而我，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女学生，半夜里坐在他的车中前往他的私人别墅。我心里震颤着苦笑，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曾经自己所唾弃的女人。我想找出一些理由想让自己不那么难受，不过几秒钟之后，我又变回云身旁的那只慵懒的猫，心满意足地看着身旁这个无可挑剔的男人为我打开暖气，嗯，没什么不好。

我的脑中已经这般热闹了，但是我敢担保云一定丝毫都未察觉到，因为我的面容永远都是那般沉静，云，永远陶醉在里面。

在周围呼呼的声响中，我听到自己小小的声音在周围的空气中艰难地穿梭，尔后在顷刻间粉碎。“今天早上你进来之前，我躺在沙发上发呆，我在想一件奇怪的事情，宴昨天晚上和雷坐上夜半的巴士去了深圳，后来的时间都是我独自一人呆在空空的屋子里，接了五个电话，应了三次敲门，他们都在找宴，当我说宴去外地旅游，要过两天才能回来的时候，他们竟说出同样的话：‘天哪！这该怎么办！’在放下最后一个电话的时候，我就开始想，宴才离开一会儿，就有这么多事情找上门来，我每天跟她生活在一块儿，不觉得她跟我有什么区别呀，怎么她对于那些人就那么重要呢？换作是我出门旅游一两天，甚至一两个月，都不会有一个人来找我，想到这里，我就特别失落，我对于这个世界，对于身边的人，一点意义都没有，谁都不会在乎我的存在或者消失。云，我想回家，回到北方，我父母的身边，帮他们打扫房间做家务，做南方精致的小菜给他们吃……”我停住了，陷入对往昔的怀念，我裹紧云为我准备的外套，散开束起的头发，舒服地靠在座椅上，仰看开阔而圆整的天幕，还有上面纱一样的浮云和针尖一样的星星。我想，我只是在享受着发生着的一切吧，轿车，黑寂，夜风，郊外，还有王子一般高贵的云。

云的右手伸过来，摩挲着我冰冷的面庞，我几乎感觉得到云的每一丝指纹，听得见它们擦过我光洁的皮肤而发出的声响，我觉得那不再是一只手，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和我美丽的面庞，相恋了。

2003年1月7日

从云那所建在山里的别墅回到家，是早上六点，推开家门的时候，窗外灰蓝色的光投在客厅里的每一件物品上，死寂极了，我打开所有的灯，按下电话留言机的扬声器，然后转身去给自己冲一杯冷冻的麦斯威尔。在这冰凉的黎明时分，一共有三个电话留言，妈妈的，宴的，还有雷的。

妈妈说她就想跟我讲两句话，爸爸已经退休了，可以拿全工资，心脏病再也没有复发过，姐姐和她对象的事儿差不多定下来了，前两天他还找人来修了一下家里的抽水马桶……

宴说深圳好玩极了，可能还要呆上几天，雷买了菩提根做的手链送给她，很久没这么疯过了。还有，让我帮忙照顾她植在花盆里的石榴。

雷说他回来后直接来找我，他不会强求我。



我没有洗漱就躺在床上，实在太累了，窗帘上的水仙一点点地明亮起来，我感到它们微微地颤动着，似乎是有风在吹，又似乎有在清晨开过的油罐车发出的轰鸣将窗棂上的细尘震落，我不知道，但我决不会伏在窗口去巴望什么。就像我听不清老师在讲什么，却总是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听课；就像我一直猜测着那些没有字幕的连续剧的内容，却坚持把音量控制在使淑女保持优雅端庄的范围之内。

我常常窃喜，没有人会怀疑像我这样简单又乖巧的女孩会有什么生理障碍，没有人。到目前为止，只有我的家人知道，我的左耳听力几乎没有，右耳也比常人差很多，但我的成绩一直领先别人，课间也常和同伴讨论前一天晚上连续剧的剧情，和朋友去唱卡拉OK从来都是“麦霸”，同时追我的男孩总是保持在三个以上，但通常我不会让他们进入我的生活，更别说是进入我的思想了。上课时，我看着老师的嘴形，跟着老师的板书，斜眼瞥到邻座同学的书的页码，掌握好时机站起来发表几句可以赢得掌声的言论，这样老师就再也不会趁我不备的时候叫我起来发言了。有时我真的跟不上同伴们极快的语速，就以嫣然一笑退出谈话，给人留下文静又心思细密的完整印象。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异于他人，从居委会的大妈到每周只见一次面的教授，没有人不对我顿生好感。再一次，我扬起令人嫉妒的嘴角，狡黠地笑了。

我起身去给阳台上的石榴浇水，这时的太阳已经完完整整地升起来了，细细密密的橙色洒在我雪白的脖子上，有点烫，但我还是坚持在阳光里站了许久，我知道我的身体缺什么，一定要主动补上。

我用两肘撑着阳台上的护栏，看这个城市刚刚苏醒的风景，成群的人像被风卷起来一样追赶着即将进站的公交车，从早市归来的中年妇女和老奶奶，每人身上都挂满了各种颜色的购物袋，有节奏的步子显示出她们在清晨充沛的精力。我知道我永远不会过上这样繁忙臃肿的生活，但我一时间竟搞不清楚自己应该庆幸还是悲哀，生活中的我一直在为过上高品质的精致生活而努力，而心里却一直向往和别人一样简单而踏实的生活，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可以爱一些人也可以恨一些人……眼中的这座城市，渐渐被一层淡淡的光圈笼罩住，变得恍惚而陌生。我默默数着我生活中出现的人，他们的眉眼，他们的微笑，他们对我的所有的好，那些我视作理所当然的大事小事。是的，我需要他们，像矿泉水，像清晨的阳光，像来自四面八方的羡慕与赞扬，但我不能让他们看出来，我要让他们觉得他们更需要我，嗯，是的。

2003年1月9日

雷和宴一起回到家，一进门，雷就一直盯着我，而沉浸在兴奋和疲惫中的宴一直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我说要下厨烧菜给他们吃，宴高兴地跳了起来，我仍然微笑着，说你们好好收拾一下吧，就转身要出门去买菜，雷说要跟我一起去，宴一副得意并且幸福的样子，连连夸着雷越来越有进步了！

雷带上门，一直走在我后面，一路上我没有说一句话，直到走进超市，我被他从后面紧紧抱住了，他的鼻尖抵着我的脖颈，温热的气息唤醒我沉睡的毛孔，我缩着

脖子打了个冷颤，用力甩开他，旁边的人都在看我们，我红着脸跑出超市，一个箭步冲过马路，一辆轿车从我身后飞驰而过，我的心猛地提了一下，雷应该在后面……我回过头，从繁忙穿梭的车流间看见了雷慌张的神情，我停在路边。雷跑过来时，迈着大大的步子。他喘着气，拉住我的手，“莲，我知道你怕什么，宴已经背着我在联系出国的事了，她的心思和手段是你无法想象的，她从来没有喜欢过我，这一点我早就看出来了，既然注定要分开，我决不会让你飞……”

“这就是你找我的理由！”我气急了，雷的话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里，在我的生活里，几乎还没有人像雷这样激动和挑衅地对我讲话，我不知道这一切怎么会突然间闯进我的世界。

“不，莲，我喜欢你，你知道的，我是一个简单的人，面对宴的精明和手段我根本没有办法应付，更别说喜欢了……而你，却是最适合我的……”

“我可是看着你们一路走过来的，当初你追求她的那份热情比现在不知道要强多少倍，还不是说不喜欢就不喜欢了，如果两个人从甜蜜地粘在一起到利利索索地分手是这样一件简单轻松的事，那我宁愿不爱。”说着我要往回走。

“你怎么不明白呢？你和她是不一样……”

“当然，每个女人都不一样，都有你们欣赏的地方，你们同样可以把监视器装到她们家里去呀，厌烦了就再换一个，多轻松啊！”

“好了，我只再说一句话，咱们就去买菜回家！我现在没法给你讲清楚，反正我惟一的原则就是，决不背叛自己的情感，其他的一切，我都可以放弃。”

2003年1月10日

每天早上的睁眼变成一件极为讨厌的事情，因为这些日子以来，我都不曾有过安静香甜的睡眠。我凝望着窗帘上永远不败的水仙，开始回想昨天发生的一切，那些残忍而混乱的片断。

雷的话一直反复回荡在我的耳边，“我惟一的原则就是，决不背叛自己的情感，其他的一切，我都可以放弃。”令我震惊的不是这样的想法和态度，而是他将这一切都不加掩饰地展现在我的面前，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他是一个自私的人，然后明明白白地说他喜欢我……

我反复琢磨着我们对话中的每一个字，依稀记得我用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字眼：“你



庆祝，雷黑着脸不时地看我的眼睛，那种眼神里明显地流露出对云这个在饭做好后到来的不速之客的无比厌烦，但在饭桌上他还是和云称兄道弟地干了几杯。

几乎是刚把他们送出门，雷就发来短信：“莲，从云父母家回来后，打电话给我。”我盯着这则短信，不是威胁或者挑衅，而是通知。他已经知道，我一定会乖乖地听话。

.....

云的父母都是很和蔼慈祥的老人。我站在微寒的夜里，看着云的白色跑车渐渐驶远，抬头望了一下窗户，里面黑洞洞的，宴应该还在和她那帮女友在舞池里 high，我拨通雷的电话，他让我在附近的一个公交车站等他。我深吸一口气，裹紧黑色的羊绒风衣，朝约定的地点走去。

6 点钟的广州，已经黑透了，霓虹灯占据了整片天空，正是下班的时候，红绿灯安排着人们行走的节奏，我夹在他们中间，一时间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或者迫切地需要什么。

心里的某个角落小声说：“我只是被一股不明来历的力量推向这里的，来这里见一个我熟悉又陌生的男人，我是被动的，我是无辜的！”这个声音一遍遍重复，一遍遍加强，让我的晴空变得干燥而碎裂。我猛地蹲在地上的时候，觉得自己飘在空中，我疯狂地摇头，想要把那个声音逼出我的脑中。我瘫坐在地上，头埋在两腿中间，长发彻彻底底地遮住我的面庞，我开始哭，然后开始骂，云，还有雷，你们这些臭男人，你们在哪里呢？声声说着喜欢我的你们怎么不来救我？怎么还不来啊……

我哭累了，缓缓抬起头，想要睁眼看看雷是不是已经无声无息地站在我的面前，可眼前的世界早已支离破碎，黄灿灿的金子漫天飞舞。

然后，我理所当然地抱住了疾步走到我面前的雷，他用手指捏着我的耳垂，轻轻地揉着，像哄着刚从恶梦中惊醒的小孩。他告诉我，今天晚上，我们要去一片森林。

2003 年 1 月 11 日

每一天睁眼，我都要花很长时间来辨认我所处的地点，而今天，我竟然睡在森林的中央，雷的身旁。雷迎着金色的晨光继续酣睡，我看着他倦倦的面容，乱乱的胡渣，情不自禁地伸手掐了一下他的脸，雷歪着嘴，睁一只眼睛看我，然后含混不清地挤出四个字：“生日快乐。”那一刻，我几乎要哭出声来。这一个星期来我所经历的事情，不知要比从前的岁月刺激多少倍，前一天几乎天崩地裂，第二天又柳暗花明。窗外的世界，明朗清晰，看不见一丝裂痕，从这个角度望出去，可以远远地看见观世音菩萨的侧身，周围连绵的山脉，山上密植而葱茏的亚热带植物，将这里化为深绿的海洋。

登山，祈福，烧烤，拍照……我和雷疯狂地挥霍着晴朗的日子，太阳沉下去的时候，我们坐着租来的摩托车从山顶直冲而下，我靠在雷的肩头疲惫地微笑，我觉得我快要飞起来了。

等车回去的时候，雷开口跟我讲话：“莲，和我在一起好吗？……莲，你现在

应该明白，宴和云都不是那种安稳的人，他们优越感太强，身边的爱慕者成群结队的，总有一天会踢掉我们。而我们，是最合适的一对。”

我闭着眼睛，依偎在雷怀里，我听得见长途汽车进站和出站的声音，白亮的车灯不时地扫过我们的眼睛，我点头，慢慢地。雷低下头来吻我，我没有拒绝，我喜欢极了这种飘在云雾中的感觉，可以不顾一切只管眼前，可以不计时间尽情挥霍，头脑中开满礼花，整个世界都在加速下沉。

而雷不知道我是个半聋的女孩，不知道我根本不喜欢他，不知道我只能寄生在别人的世界中，不知道我离不开他胜过他离不开我，不知道我在菩萨面前许下的心愿：我要不惜一切代价得到我想要的幸福。

我们在西樵车站的长椅上相拥了一夜，没有等到回广州的班车，半夜里，我醒来几次，雷立刻就问，怎么了？要喝水么？我摇摇头，继续闭上眼睛。整个晚上，留在我记忆里的，扫过我面庞的微风、各种颜色的车灯、长途汽车进进出出的声音，还有雷的体温。

空旷的车场中，我们浮在黑色的海里。

2003年1月12日

当门被推开的那一刻，我感到了异常，天已大亮，可房内的陈设依旧灰蒙蒙的，客厅的电视开着，却不见人影，卧室，厨房，卫生间，在一片狼藉的屋子里，除了悬念和恐慌，什么都没有。

我掏出手机打电话给宴，才发现早就没有电了，我的心一沉，意识到自己似乎错过了什么。我用家里的电话，联系上了宴，电话那头，静得出奇，我问：“宴，你在哪里？”

“手术室，我在外面，云在里面。”

我穿着拖鞋披着风衣冲到马路中央，拦下一辆出租车，我坐在车的后座，从后视镜中看到自己像个疯女人，杂色的长发蓬乱着，面部被疲倦、惊慌和呆滞扭曲着。我捂着脸哭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理由。

我猛烈地晃着宴的肩膀，问云到底怎么了，问了好久，宴都不说话，我瘫坐在地上，尖尖的指头插进头发里面。

手术中……

“你打来电话之前，雷打电话过来要和我分手，他不容我说一句话……”宴说着，走到我面前，蹲下来，让我无法躲过她的眼睛，“这两天你跟雷在一起是不是……”

我点头，我的思维破碎地散布在一大堆事情里面，像一个被催眠的人，宴问什么，我就会说什么。

“雷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会感到可惜的，可是我觉得自己真是失败，和你姐妹一场，在一间房子里住了这么久，居然什么都没有发现。那个看上去天真乖巧的你哪里去了？我真的不敢相信你竟然有这么大的胃口，傍着一个大款还不够……云为了给你庆祝生日找遍了整个广州，然后一人喝得烂醉，他的轿车和一辆大货车撞在一起……”



云的同事在一旁议论着什么，我听见有人在打电话：“对，正在抢救……阿姨，你们过来要几个小时？……没关系，我们会照顾好云的……阿姨，你放心吧……”

我已经不知道自己下一个动作将做什么，不知道以后将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这些人，我很渴，很困，很需要一个人来抱紧我，我简单地在脑中搜索了一下，没有人可以抱我……

手术室的门开的时候，我仍然坐在地上，我看见所有的人都涌向门口，各种声音嘈杂成一片，最后都汇成一片哭喊，我用尽全力站起来，也朝那边跌跌撞撞地走去，但我根本挤不进去，在我被不知谁的脚绊倒之前，我看见了蒙在云脸上的白布单，上面有零星的血迹，还有云深深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无比温存的唇。

人们追随着那张推远的病床，远我而去，没有人安慰一下我，没有人。我望着窗外被灰雾笼罩的广州，有一丝奇怪的念头闪进我脑中，它让我想要狠狠地笑出声来。在那层灰雾下面，是一个充满着诱惑的世界。

呵呵，嗯，我可以按照一种世俗所推崇的方式，继续我优质的生活，继续一丝不苟地摄取所有的营养。

我魂飞魄散地从没有尽头的楼梯上往下走，静极了，我的塑胶拖鞋啪嗒啪嗒地响着，敲打着日光暗淡的正午。然后，我停下。

面前的这个人，三接头皮鞋，卡其布夹克，是雷，是雷，是雷……一股热流从我脚底蹿上头顶，遁逃而走，我疲软地倒在他身上，攥紧雷的衣服，合上眼睛。

道别

我喜欢这样的天气，她那样温情，那样冷静，提醒我水中有故事，雨中有回忆。我不愿打伞，不肯躲雨，甚至希望雨水将我全身浇透，在雾里眺望天堂。

在雨雾里前行的汽车开不快，晃晃悠悠地震得玻璃哭了起来，一股股泪水夺眶而出，流得面容支离破碎。我摸摸她的脸，为她擦干泪水。她平平的面庞冰冷如死，但很快又酿满了泪，我转过身，只听得见缓缓的啜泣。

开门，下车，抬头，一眼望见了婵，娉婷地伫立在雨里，她也没打伞，长发湿漉漉地依傍在额间与两颊。我慢慢地走过去，站在她身旁，相视无语，她的眼神告诉我她想对我说话，而我却低头吻了她。

我们都仿佛窒息了，然后便继续相视无语，在雨中喘着粗气。她没有拒绝，也没有责怪我的鲁莽，眼中却充满疑惑，这不是你呀阿楞，以前你连我的手都没有牵过，矜持的你从来没有这样的勇气，阿楞告诉我你这是怎么了？

我直直地盯着她的眼，我很想在雨中吻你，即使大雨滂沱。

雨下大了。雨点连珠，雨线密织，雨幕成片，大雨滂沱。我不得不开口说第一

句话：“你该去上课了，不要迟到。”我脱下风衣披在她单薄的肩上，示意她赶上那辆即将开动的汽车。

我怅然地望着婵袅袅款款地远走。这样的场景我再熟悉不过了，每次看着她消失在我的视野，总希望她能回头冲我嫣然一笑，但她从来都没有留恋的迹象，总是坚定而匆匆地走了。而此刻我眼中还未走远的婵却停住了，我看不清她的容颜，但能清楚地感觉到她眼中的担忧。

我转身疾步地离开，直到确定婵的目光已完全扫描不到我的行踪，就靠在路边的一棵树上，想刚才的那个吻，品尝着LIPICE唇膏的水果味儿，兴奋，惶恐，我们毕竟还都是学生呀，我们优秀的成绩和对学业一如既往的专注都不允许我们这样放纵，但一切已经飘飘忽忽地发生了，在初秋的雨里，两个小孩，情不自禁地吻了对方。

我想婵一定不会放过这莫名其妙发生的一切，就CALL她出来一起去看《浪漫樱花》，我还买了开心果和SNICKERS巧克力，上次她过生日时，我就送过她这支产自哈萨克斯坦的巧克力，后来她说她喜欢榛子杏仁与太妃糖混合的口感，我就牢牢地记在心里。

婵最终没有来，她不会按照我教她的那样向她父亲撒谎的，我一个人坐在不大的影院里，早场的电影没有几个人，从头至尾，没有人哭，没有人笑，甚至没有人窃窃私语。我无心去欣赏剧情，只是不停地看到郭富城和张柏芝漂亮的脸孔在我眼前晃呀晃的。没有水，我一口一口地咬着这支价格不菲的SNICKERS，艰难地咀嚼，忘记了婵告诉过我好东西要仔细品味，囫圇吞枣是要卡嗓子的。我真的被咽住了，这糖甜得发苦，是物极必反吧。我起身离开了影院，头有点晕，往地上啐了一口，走向喷泉旁边的露天酒吧去喝扎啤。

婵你什么都不说代表什么？你一点都不在乎这个吻吗，或者根本就不在乎我？我明白你很难，我也明白我们想要逃离向心力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毕竟有过曾经难道你忘了吗？为它做一个了断然后再去追梦这不可以吗？你的沉默让我伤心地感到我们之间就像从未发生过任何事一样，婵你知道吗？

“阿楞你喝多了！快回家吧，女朋友肯定不喜欢你喝醉的样子，小伙子！”我似乎睁不开眼了，只感到一只有力的手拍着我的肩膀。……

“阿楞你醒了，牛伯伯昨天把你送回来的时候，说你又被同学给灌醉了，还让我不要怪你。你再睡一会儿吧，我给你们老师请过假了。”妈妈的话把我吓坏了，“妈，你给老师讲我被同学给灌醉了？”“讲了，陈老师说要好好地收拾那帮坏小子……”

天哪，我起身冲往学校，不顾妈妈喊我回去吃牛排和鸡蛋。

“报告……老师……”“阿楞你来了，赶快上位吧！”陈老师依旧对她的得意门生很客气。我坐定后才发现大蒜和石头站在墙角，笑着冲我挤眼睛。

放学后我请他们俩吃了顿饭，“阿楞，我俩奋不顾身站起来的时候陈老师气得脸都紫了……阿楞你怎么啦？一个人去喝酒，你又不能喝……你，和婵吵架了？”“没有，我吻了她。”

他俩都不做声了，眼里充满了惊奇。“她不理我了。”



沉默。“我没有吻过女孩子。”“我也没有。”“不过电影里的男生在这种情况下总会继续吻她，吻得她喘不过气，她就是你的啦！”“是吗？哈哈！”我也笑笑，跟他们干了一杯。

婵家里的电话依旧是没有人接，是她父亲为了不影响婵专心学习把电话线拔了。我来到惟一可以见到婵的车站，那是她放学的必经之路。在那个车站，我无数次地注视着婵从车上下来，从很多人中间一下跳到了我的眼里，无数次地在她没有看见我之后笑一笑，然后闪到她面前，用肩膀挡住她的去路和眼前的光亮，无数次地等她缓缓地抬起头，我用很深的目光和笑容迎接她的疑惑，无数次地对她说，你就是这样爱我的，永远看不到我的存在。

今天我没有等到她，我的婵。迎面开来一辆很挤的车，我悻悻地上了车，然后看着婵从后门下车了，我没有喊出她的名字，愣在那里，仿佛是在犹豫着是否应当冲下车去像往常一样陪她走到离她家一百米远的那个商店门口，看着她头也不回地远走。然后在那个商店里买两支红广州准备第二天分给大蒜和石头，那个老板每次都笑眯眯地答应我不会对常来这儿下棋的婵的父亲说任何事，他每次都这样重复，这样保证，却让我越来越感到他是多么的不可信。可是车已经开出老远了。我疯了一般地跳起来，大声地叫起来，司机师傅，快停车，我的钱包被刚下车的那个人偷了！

我气喘吁吁地停在婵面前，像是刚刚吻了她，我眼中的惶惑我自己都能清楚地看见，她惊了一下，阿楞你怎么了？我不说话，和她并肩前行，走在她回家的路上。你最近状态不好……她说了半句，也说不下去了。

还是停在了那个商店门口，我们一起停住了步子。婵，你走吧，再见。不，阿楞你有话对我说。你让我说什么，你总是沉默你让我说什么，你对我的吻都不屑一顾你让我说什么。我背对着她，可以看见自己的影子很长却没有精神和勇气。婵依然无语。透过傍晚和暖的阳光，我看到她的眼湿润了。

我转过身走近她，抓住她冰凉的手，盯着她不直视我的眼，婵你说，你跟我分手是因为无奈对吧，这些日子你并不快乐对吧，正如我放不下你一样你也放不下我对吧，好了你不必回答我，我都明白，婵你别哭了，我们谁都没有反悔，谁都没有欺骗，只是我们都被对方的热烈和现实的沉重拖得太累了，是这样吗？是的，我们需要休息了，但是你一喊停我的心就碎了。我们还有未来对吧，你还爱着我对吧，你说过我们会在那个阳光明媚的城市快乐地牵手对吧，我们暂停只是因为要赚钱买机票收拾行囊对吧……

我放肆地捧着她的脸热烈地亲吻，让她醒着感到我的唇在轻轻诉说，我很明白此刻我正品尝着香甜和苦涩，很明白此刻我正在自私地占有，很明白此刻穿过她的长发的我的手正在微微地颤抖，也很明白此刻婵也不想停止这窒息状态下的不顾一切。我松开了手，婵也放下了踮起的脚，我让她的泪渗进我的衣袖，说这件衣服等你给我洗，她点点头，微笑终于绽放了，刻在我的心里，不衰不败。

我转身走了，婵第一次目送我离开，我也决定不要回头，径直奔向我们共同向往的城市。无意一瞥，看见那商店门上挂了把锁。